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九靈山房集卷八

元戴良著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送董郎中序

十數年前海內兵起生民塗炭樞密院判官邁里古
思公首率士民分鎮越江守要害以禦暴立保障以
生聚東南之民賴以休息者久之方是時士大夫咸
聲隨樂附爭游其門以自效若夫才識之優文藝之
贍則未有過於董君正仲者矣君當院判公遇害之
餘卽率士大夫之在越者來歸我相國我相國以武

濟世以文經邦不愛玉帛車馬招納四方賢俊而才
識文藝之士彬彬然爲生民出者大抵多游院判公
之門籍院判公之門得祿仕至於今不絕然特超驟
爲柄用者常因其才而不盡以院判公之故而其人
猶曰吾常游於院判公云耳則院判公之所與游豈
易得哉况游於其門而復以才特見柄用如董君者
哉君由樞府都事爲口口員外尋口公府長史擢樞
府都事官轉經歷所至甚宜於職綽有譽聞今平章
公開省臨安更新庶務思得宿學重望諳練治道之

人以長其幕府乃以便宜薦君爲左右司郎中將之
官樞府諸僚友請爲文以餞之夫千里之駒信美矣
然必育於范廩者爲足貴千尋之木信材矣然必產
於鄧林者爲足珍夫君以才識之優文藝之瞻早遊
院判公之門是故不失爲范廩之駒鄧林之木矣今
復當王事靡盬之秋而受我相之知遇將見鳴和鸞
於衢路適繩墨於廟堂而范廩之所有鄧林之所產
不虛辱也然吾聞臨安爲東南一都會平章公以重
兵臨方面當號令廣布之初政治更新之日其任爲

至大其責爲至重贊之之方宜制其變於帷幄之際
先其謀於籌策之時推其原以拯其失定其本以持
其久盡思廣忠綽有可爲者君其勉之幕府者庶政
之喉舌也而軍旅之事亦有與責矣况君居幕府之
長而爲其所柄用者乎

送眞郎中序

客省大使眞保君拜江浙行中書左右司郎中君以
名將相家仕於方面其居理官也則鞫獄平允民不
稱冤其居客省也則宣道有儀等威有度甚爲公相

所器重至正甲辰秋今丞相開省臨安思得通習國
典諳練治道之士以長其幕府顧視羣僚中惟君宜
預是選遂以便宜薦居今職吾屬獲交於君既久且
相好也故於其行不可無一言以贈乃告之曰先平
章公以名臣貴胄宿德碩才遭逢盛名廣大之日敷
厯省臺秉麾授鉞者有年矣而喁喁叩叩如圭之粹
如璋之美不以至正而加厲不以至明而加察通乎
事物之變而不膠於心達乎天人之蘊而不滯於迹
眞古所謂愷悌君子四方爲綱者也君結髮侍左右

薰蒸乎直溫剛簡之德漸漬乎三德三行之訓其耳目之所接家庭之所習無非尊君親上字民馭吏之道昔日之所知乃今日之所行是宜君之居理官而獄訟平居客省而儀度舉有以致其公相之所采用也雖然夫所貴乎世家公子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公之在臺省也先公之流風善政沒世不忘况臨安蓋嘗遙奉其約束旁沾其德化而民若吏至今思慕之不已君誠能以先公之治省臺者贊其在上之人而推廣之吾民其庶幾乎詩曰王命仲山甫纘戎祖

考我國有矣又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君其勉乎哉

送楊都事序

楊君百川世爲吳陵望族由諸生起家公府掾有能聲眾論賢之薦爲江浙分省都事今以前職參贊右丞公軍府將行哭中大夫士與百川善者咸歌詩餞之而請余序之余曰方今海內多故兵戈四起方面大臣往往藉土地竭貨財招徠僇勇士務擊刺格鬪以爲強軍中之氣凜然騰在人上士之圓冠大裾坐而堯言起而舜趨者雖風從霧集列處幕府下然皆

噤口結舌惴惴莫敢出一語開陳古先王之道而爲之裨贊當是時非明憲度習文法周事情者不足以搖動之百川固世之圓冠而大裾者然起家公府掾則憲度明矣進擢都司則文法習矣以諸生走南北則事情周矣而又本之以職守將之以教令是行也吾見其出入鳳池從容虎帳彼之處尊位都重權者咸磨去圭角剗平畦岸不敢傲然自較其尊卑而古先王之治道庶可裨贊其一二矣況右丞公之守錢塘往往虛心多士屈已下僚與向之處尊位都重權

者異也嗚呼以百川之才之美而往贊右丞公如決大川而注之海余尙何所容喙於其間哉

送馮員外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面皆爲之設幕府以廣其贊助所以勗道勸德補政益治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然其爲職亦甚難矣夫知之而必言已所可爲也言之而必從豈已之所能者上無必從之道則下有必失之患非謂之難而何雖然今之居是職者吾亦未見其爲難也上之所行是耶則每徇之于外

曰是已嘗與損益之云耳上之所云非耶則每恕之於內曰吾居人之下言不吾從行不吾專而力不吾敵與其立異而速悔曷若附和而取容苟焉以全吾位保吾祿而去是其爲職也豈不易易哉余謂士之居其位事其人當勉其所難而戒其所易能勉其難而戒其易斯無負國家置官之意矣馮君初以才辟淮省掾從仕照磨及檢校官後改浙省都事皆以善贊助稱今復以員外郎從平章公於臨安平章公以傑出之資負有爲之志方將賢禮僚屬訪問直道以

一新其弊政君之往也吾見其無言不從無行不得雖不欲以易於其職者自處而亦無向之所謂難者矣君其勉之乎

送劉以順詩序

諮議番陽葉君有兄曰德齋者嘗以江西省員外郎分治廣海間後竟沒身王事而諮議君莫之知也至正癸卯廣東船商劉以順至三吳始持員外公故人書遺諮議君而告以員外死事諮議君捧書哭仆地絕而復蘇者數四已而進以順詢及其家人以順曰

余不識員外公然聞員外死時彭夫人已卒惟孤子肇慶在今亦莫知其所向矣諮議君收涕言曰我兄已矣使是子而在則我兄雖死猶不死也雖然當煙瘴晦冥之際干戈紛擾之時而以眇焉獨繭之緒寄諸萬里外誰爲我致之者終當棄官往訪以存我兄之哲嗣言已復哭之慟以順因亦泣然出涕爲感動者久之旣而曰余嘗以商事走湖海間見人視兄弟及兄弟之子往往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焉不加喜感於其心而諮議君獨眷戀如是可謂義人矣余

雖不敏獨不能感君之義以承君之諾乎諮議君拜
且泣曰果能是吾將有以報子矣於是以順航海而
南抵惠州訪員外公門人故吏無在者已而聞諸道
路之言始知葉氏孤流落州民朱氏家後以百計得
之以順奮不顧身卽手攜是子出入鯨波之中間關
虎狼之境越萬里以歸之諮議君德之甚力挽以順
留吳且將圖報於以順而以順竟擇日戒行李去之
不顧也諮議君方以高才雅識佐今太尉丞相治吳
進退人才直易易爾人咸謂以順少留諮議君必有

以處以順者以順曰吾以感人之義不食人之諾而
來事既已吾當歸爾不知其他也烏乎君子之所爲
惟其義而已矣當慷慨恤人之孤不顧一己之利害
但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豈有毫髮邀報之心哉
不然非有職司之責簡書之畏也而顧以六尺之軀
自試於萬里不測之危地哉今世之士大夫食人之
祿者亦多矣然或以事適數百里外則戚戚焉而思
引避者有矣或於事而無避然不免食人之諾者有
矣能勿食人之諾或不無望報之心者有矣其間以

順之風亦可少愧哉以順行有日諮議君爲哀詩餞之而屬余序其事于首簡若此

送錢參政詩序

昔者藩翰守臣多以武人爲之安危大柄盡出於其手然後左右前後皆一時僇勇士惟知馳馬試劍擊刺以爲強一有被儒服之人開口說仁義禮樂法令事則往往拒絕勿使近故其流弊卒至驕蹇自恣甚者蔑去約束盜有其眾以自私我相國痛懲前弊凡守疆場綰兵柄者始參用儒服之人使以仁義爲干